

做陶人生雜感

林振龍

每天我的工作拉坯、配釉、繪畫、燒窯、或是與藝術界的朋友聊天等。就像農夫每日做類似的工作，若不用「心」仔細觀察週遭的變化，容易變成平凡的機械，燒窯給我機械性的工作，從工作中品味人生，就像求道的人，見聞觸知皆近悟。因而樂此不疲，有時湧出的感想，即隨手記下，今錄數則如下：

陶瓷人生——少年如泥、柔軟可塑、中年如煉火、等待昇華、老年如成器、冷靜歸人間
土——不可道的道者，無法訴盡你形相。無言的忍者，任人拉捏。

轆轤——地球上的地球，載著一個小土丘，生命在旋轉中，被塑起圓。

釉——長石、石英、碳酸鈣，在太陽的高溫下，交熔妥協，銅、鐵、鈷、錳，像夜晚的星星，炫耀自己的光。

火——真理的魔術師，陶因火燒出硬骨頭、瓷因火煨出潔白，釉因火顯出絢爛，火燒出了真理。

窯——母親的懷抱、觀音與羅漢、皇帝與乞丐，瓶瓶與罐罐，丕七與醜八，統統擁入她的懷抱。

拉坯——徒手捉活鰻，溜滑中有外力欲從雙手間掙出。

生無半技
只捏土
我土有裂
我愧疚
一九八九年作



配釉——陶瓷外科的藥劑師，放錯處方仍有效。

燒窯——火浪擁向土身，洗劫後又迅速從煙囪口逃逸了。

出窯——產房外心急的老爸，頻頻從門縫裡打探。

而在我的作品裡，有的我亦喜歡從身邊發現的材料，加以運用。如到餐廳吃到一種血蚌，貝殼紋很美，回來後就應用到土坯上印成鷄紋（如圖）。住家附近有條小水溝，一種黃土蜂從水溝咬土做成巢，有單個或數個連在一起，應用黃蜂巢和自己作品結合，如醉酒圖。底題曰「只要有酒喝，不管羣運大堵車」，說出了我的心聲。另去年到大陸探親，於景德鎮挖馬路現場，拾回一組明末清初疊燒在一起的碗，回來後塑一人手持破陶瓶，仰望古陶碗，表情充滿心酸與無奈，畢竟中國分裂四十年，能使一位在台灣出生的做陶人到瓷都景德鎮參觀，拾到埋在地底下數百年祖先之棄物，百感交集，因此塑一人持破陶仰望，懷古與懷土之情油然而生。

本文於我個展前，拉雜的談一些做陶心得，就像被火燙過，告訴讀者被燙的感受，雖非直接感受，但希望能從作品上看到我心裡燃燒過的痕跡。

作者／陶藝家，現為瓷揚窯主人

地址：臺北縣土城鄉清水村仁愛路45號 通訊電話：(02)2615388



耕耘
一九八九年作

只要有酒喝不管羣運大堵車
（酒罐爲黃蜂巢）
一九八九年作



衆木成林
一九八九年作



在我們生長的土地
上紮根仰首挺向
我們的天空
一九八九年作



懷古與懷土